

# 记清华四同学

▶ 谢国桢

余读程易畴《通艺录》，钦其治学之勤，用力之笃，辨析名物，乃能极于一粟。乙卯之春，余籀读汉魏典籍，草《两汉社会生活概述》，于粟米斗斛之积，而为律度量衡，以及于勾股割圆，应用于工艺音乐之事，实由是书启之。然以学殖业荒，识力绵薄，仍未能窥其樊篱也。惟其所著《五友传》，记皖南学侣，师友过从之迹，而于戴东原震反对理学，提倡朴素唯物考证之风及其生平事迹，记之尤详，则深慕之。因思余于一九二五年考取清华学校研究院，得亲炙于梁任公、王静安诸先生之门。其时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，济济一堂。而与吾投契者，则有吴其昌、王庸、冯国瑞、刘盼遂诸君，皆以英年有为，发奋自强，学有专长。而身强力健，锲而不舍，亦胜于余。余则为室家所累，鹜于外务；虽思编摩，然一曝十寒，如同爝火萤光，徒自悲愤，而垂老无成。方期时过而学，有所请益，不期时光变幻，风云不测，学胜于余，体健于余，而朝露易晞，芝兰易摧，吴、王、冯、刘诸兄，先后溘逝，痛可（何）言也。余虽拙于文辞，昧于析理，

但夙志未衰，拟以炳烛之年，稍自策励，以攻吾短；籀史之暇，仍不废吟咏，作业之余，尚从事于临池，昔非所长，今始为之，年老力衰，知无所当，方期请教于同砚之知友，而诸君皆先我而逝，已无可以与之印证者矣，能不增腹痛之悲与黄垆之感乎！爰效瑶田翁之《五友传》，而记清华四同学。

吴其昌字子馨，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。肄业于无锡国学专修馆，考取清华研究院，高于余一班。毕业后，同馆于梁任公师天津饮冰室寓庐，又同教学于南开，君教大学预科，余教高中。君少聪颖，治盘盂古文字学，著有《春秋谱》等书。又承唐文治之风，喜治宋学，兼喜词章，博学照记，背诵典籍如流水，口述宋人词集之名，问无不应，余则仅能举《清真》《漱玉》之名一二而已。君赋性自高，不肯后人，激昂之忧，出于自然。当时同在饮冰室侍席者，尚有梁廷灿、姚名达诸君，同学少年，不时来往，如姚君名达，亦有不欢而散者。吾与君则同共几砚，处之怡然，始终无间。犹记在南



谢国桢（1901—1982），字刚主，晚号瓜蒂庵主。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。曾供职于北京图书馆，从事目录学和明清史研究工作。参与编纂《黑龙江通志》《河南通志》，曾执教于云南大学、南开大学，1957年底调至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。博览群书，长于明清史和目录学。著述颇多，有《晚明史籍考》《明末清初的学风》《明清笔记谈丛》《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》《江浙访书记》等30余种。

开时，一夕君自八里台访余于南中宿舍，月终囊罄，因质衣沽酒，痛饮狂歌于村酒香，乃至夜阑灯炮，南中校门已闭。时津沽郊区尚未大辟，由南中至八里台，长河直流，榛莽丛生，缺月在天，狗吠于丛林矮屋中，有狺狺逼人之势，余乃与子馨互相拥抱，蹶步而行，至君住之南大宿舍，已夜尽更深，晓鸡欲鸣矣。

未几君讲授于武汉大学，余服务于北平图书馆，旋自春明南下，道出鲁东，中途停车，欲览泰岱之胜，时已夜半，宿于泰山宾馆，沐后就卧，见室外月明皎洁，松影窥窗，远望泰岱，蜿蜒不断，与长天一色，乃亟披衣而起，捻开惨绿色之电灯，而修书与子馨曰：“君处东湖之畔，亦知楨在岱麓松荫丛中之夜景乎？”颇以为白居易之与元稹，无是遇也。自是风云变幻，日寇窥边，卢沟桥事变军兴，君自南北上请缨抗倭，大有终军之概。旋随校西迁蜀中，痛心国事，著述与教学不辍，积劳以卒，年仅四十。自是以后，余以庸庸碌碌，浮沉人海。与君之往还遂绝，君之消息均自远道闻之。解放之初，余再至津沽，讲学南大，缅怀旧游，因有句云“小伧桥头人不识，八里台畔月如霜”也。六三年，余游汉皋。访同学方欣安兄于东湖之畔，河山变色，焕然一新，而哲人云亡，未能见九州同乐之盛，不禁有人琴之感已。

君弟世昌字子臧，肄业于燕京大学，聪颖亦如其兄。治《红楼梦》之学，能文章，擅长英语，其艺尤且过之。当其髫年占毕上庠，以犀利之笔，隽峭之辞，墙报校刊，自署燕京布衣，已崭然露头角，旋教授上庠，后讲学于



吴其昌

英国伦敦剑桥大学，公元五十年代曾出席莫斯科汉学家会议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自许，不屑与反动派为伍，党及政府念其爱国之忧，逐之返国，任职文学研究所。开会学习，楨与之相同，亦时相过从，晤其弟不禁而想念其兄也。

王庸字以中，无锡人，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，考取清华研究院，高于余一级。君治历史沿革地理，著有《中国地图（理）学史》，商务印书馆铅印本。洎后研究历史地理遂成专科，君始启之。君为人外圆而内方，与人浑浑然不见圭角，而赋性耿介，愤世嫉俗，持之以正，廉洁自守，敢与恶势力作斗争。未尝面责人过，微言温穆，而使人自觉改正。

余之鲁莽逾矩，在无形中匡余不逮，受益实多，盖南方之强者也。在校时仅为泛泛之交，自服务社会而后，乃过从益密，至有身相终始。一九三二、三三年间，余就食于北平图书馆，为纂辑《晚明史籍考》访书江浙。遂至吴门，谒君于苏州中学，君逐余曰：“你到天堂来了。”同饮于松鹤楼，余之识南味者自此始。未几君北来，同馆于文津之街，君并执教于北京大学。是时同馆供职者，有赵万里、向达、贺昌群、刘节、王重民诸君，朝夕共处，以编篡之名义，而能各治其所学，在当时或以为旷职，而后各有所成，殆所谓百年树人者欤。自日寇肆虐，旧京沦陷，君在南京图书馆任职，而避地上海，居于玉佛寺中，余偶来沪上，时大雨滂沱，君衣履不整，访余于旅社，纵谈欢饮而去。四六年夏，日寇投降，抗战胜利之后，余旅居沪淞，君主讲暨南大学，后与王伯祥先生同编《文汇报》史学、图书副刊，约余撰稿，恒与王伯祥、郑西谛、周予同诸君同饮肆楼，臧否时事，慷慨悲歌，与君过从尤密，而获益愈多。时局动荡，生活极不稳定，米珠薪桂，一日数变，民不堪命。君与同学因反饥饿运动游行街市，为恶徒暨南校长李寿雍用铁刺木棍所击中伤臂，因而被解职。旋

讲授于无锡江南大学，又以带领群从(众)索薪为当局所迫而离职。余时亦至锡山，同游梅园，君并介余至昆明云南大学讲学。四九年春余由滇北返，旋就业于天津南开大学，闻君仍返南京图书馆，司编校之事。时为解放初期，举国欢腾，爱国民主人上皆有以自见，君则所谓“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”者。郑西谛先生惘然忧之曰：“以中愤世嫉俗，忧心如捣，乃光复之世反暗然无闻者，是余之责也。”因与竺藕舫先生同荐之于当局，出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及北京图书馆舆图部主任之职。君驰函与余曰：“余离春明十八年今始返首都，亦犹王宝训居寒窑十八年始离武家坡也。”京津相距伊迩，余因事至京，阅书于北京图书馆，时与君晤聚。又小女莹，君看其成长者，时至其家，与其姑同为锡山人，杯酒联欢，乡谈甚殷。倘余调京，即可以常痛饮黄垆，长相晤对。乃桢回津无几时，闻君夜饮后，与邻人口角，暴疾一夕而歿，年五十有八。君体健于余，饮食过人，犹记一九四五年间，时当春暮，傅沅叔、徐森玉先生约君及桢等同登华山，余以乏济胜之具，未果同游。旋又同出席于广西召开之地理学会，由广州三水涉江而上，畅览阳朔山水之胜。比返广州，



王庸

又约同游罗浮，而余适因足疾未果。方期君可登期颐，孰意其先我而逝哉！

由君而识者，为向觉明兄。君名达，湖南人，与以中同学于南高师及东南大学，同出于柳诒徵先生之门。为人耿介，方正不阿，遇不平则鸣，不知者以为狂，而西谛独识其为人。君治唐史，著有《唐代长安及(与)西域文明》等书，研究中西交通史迹，无出其上者。君自视甚高，又不谐俗，偶以微言，人多避而远之，而余与过从颇密。自此余游勺园访邓文如先生，辄至君处；君进城，亦必诣余。析疑问难，获益良多。君尝欲撰《大唐西域传注》，不远千里，访陈寅恪师于羊城，其好学之笃若此。惟其嗜于业务，耽书若癖，见有异书，无不欲得之。每至寒斋，余偶得逸品，必

出以视君。遇君所喜者，如耶律铸之《双溪醉隐集》等，君辄曰：“此吾研究应用之书，君不需此。”乃挟之而归。自君歿后，遂使余沉酣典籍，驰骋书林，断简残编，敝帚自珍而无与争者矣，岂不悲哉！

陇东人才不世出，出必有达者；前人吾钦张澍介侯，今则吾喜同学冯国瑞是已。国瑞字仲翔，甘肃天水人，与余同岁生，肆业于南京东南大学，考取清华与余同班，钦君风采，亦时相过从。君夙有才情，能文章，善书法，能诗，长于简牍，有翩翩书记之风，盖历代作家有陈琳、阮瑀，不尽交游(较)长，小同也。君结业后，即返陇上，闻任青海省秘书长，颇足以抒其长才。旋以马麟、马步芳叔侄之争，攘权夺利，诬君携款潜逃，通电逮捕。君则匿迹至春明，如张俭无家，翻然来依。余既怜范叔之寒，愧乏裌袍之赠，乃为之觅保，出于縲紲之中，同居共处，生活得以粗安。君乃卜居于西山之麓，早对清晖，暮观落日，窗明几净，摒除繁华，重理旧业，著有《张介侯(先生)年谱》二卷，余谬为之序；《诗集》若干卷，余为题词。后又著《麦积山(石窟)志[略]》，此其著作之大略也。当先母六十生

日，君闻之举觞登堂，撰文称祝，杯酒酬唱，茗椀谈心。未几其弟耻斋及其子继至，两家往来无间，友于之情，喜可知也。一九三五年以后，君已先回陕右。三七年秋余于役洛阳，观鸿都石经，随游陕西，与君遇于长安旅邸。观汉唐之遗踪，访曲江之胜景，欢聚者累日，从此事变日亟，遂不通消息。抗战期间，闻君讲学兰州大学，任中文系主任。解放之初，君仍执教陇右，兼为诸侯老宾客。五五年间，君观光首都，闻余在南开，亟来津相晤。余举故藏叶昌炽旧印章文曰牛翁以赠，盖余与君同属牛也。因与之同泛舟水上公园，纵谈往昔，横櫂中流，信宿盘旋，投诗于余几上而去，至今犹存于篋中。余固不能书，而君颇喜余书；余不善收藏，而君颇嗜余所庋藏之碑碣，其实当时余尚未如今日蓄藏之多也。五八年初，余调京任职住东四三条，君遂（移）书于余，述其近况，状甚憔悴。惜余当时囊空如洗，无以应之。未二年接其弟耻斋来函，谓其兄因患高血压症而歿，年六十。余素喜读杜陵《秦州杂诗》，耳麦积山风物之胜，所谓“无风云出岫，不夜月临关”者，每欲往游而未果。今君往矣，未知俟诸何日。顷闻友人言：君家于天水城中，室颇宽敞，兄弟三人，



冯国瑞

君居长，仲弟业贾，能鉴别古物，其季即耻斋也。余闻之而叹曰：正坐是哉！正坐是哉！

**刘盼遂**，河南息县人。少治文字训诂之学，亦辨声韵，宗许氏《说文》之旨，能为魏晋之文，慕章太炎先生之学风，而以未能亲炙其门为平生之憾。自其髫年毕业河南大学之后，主讲于曲阜中学，用应刘之笔，效代答古人之书，已传诵于一时。一九二五年考取清华，竟冠其军，以其记闻淹雅，考证精湛，为梁、王、陈诸先生所赏识。自其结业，旋讲授于燕京、河南、辅仁、北京师范大学，以终其身。及门之士，多有成材而去者。余与君忝属同乡，又同学，君年长五岁，余以兄侍之。君好静，而余喜动；君

恬于荣利，而余嗜躁进，至屡蹶而不悔，凡有取咎之事，辄请教于君，君尝诲之不倦，曾以梁鸿“不因人热”之语教余，如服一剂“清凉散”也。余好出游奔走四方，而君潜处春明，诵读不辍，吾二人性格不同，而情好弥笃。方之于昔，则可与万季野与刘献廷相匹。余半生流徙，萍踪莫定，凡回首都，未尝不与君聚，三日不见，则惘惘然。惜未能至褒信之里，登堂拜母。七零年秋余于役君乡，郊居半岁，询问君之里居，尚有知者，而君已卒矣。

君性质朴，不事华藻，所谓北方之强者。面团身短，矍然而瘦，两目炯炯有神，衣布履素，生活简单，而待人以和，即之温温，凡来问询，无不罄其所有，坐谈盈晷，使人惬意，无不欣然而去者。每鸡鸣即兴，饮香茗一瓯，即从事籀读，凡讽诵之书，贯通其旨，订其谬误，丹黄殆遍于书眉行间，而惜墨如金，不轻事著述，为人索去而即，〈刊〉行者有《文字（音韵）学论丛》《论衡集释》。平生所致力者，尚有《世说新语笺注》未能问世，其稿存在与否，亦未可知。而守约安常，罕接人事。在燕大居勺园时，顾颉刚、郑西谛诸公，师友盈门，高谈惊座，西谛每喜陈列明镌版画，余尚承其接待，而君则蓬门昼扃，

占毕自安，惟生徒中有王鬯安者臀架鹰，携猎犬过之。解放后，君声闻日隆，而退藏愈闷，甘于恬退，惮于聚会，党及政府以其年老照护者备至，饷以肉，出以车，文学之事，每相咨询，坐谈之宴，延为上客，此则闻之于白寿彝同志。浮躁如桢者方将以此自诩，而君默然。余问之于君，惟微笑而已。余又闻之于其子立三，昔之门人，今亦有问业者，辄有高轩之过，君从不请其援手，虽桢为与之晤聚最勤者，亦未尝道及此事也。惟桢时至其斋，但见师大师生向其请业，解释传记训诂，及逐章讲析玉溪生诗意而已。余之略识李义山作诗之旨者，实由君启之。余每有疑义辄请析于君，君无不一一解答。有一日余读苏曼殊《燕子龕》，小说有“坐视观化人也”之句。以之相询，且祝其年登耆龄，阅世之多者，君嗒然曰：“又何必坐世观化也。”然君喜为余咏苏子瞻“陌上花开可缓归”之诗及李义山“亦知身在情长在”之句，其情趣固自不恶。然犹谓余：“何必著书，徒劳人力，亦为书店中学徒所苦耳。”君性极俭朴，虽居城市，而仍过乡村生活，每食葱汤麦饭，每人一器，分坐在门旁而食，然亦为家人所苦。而其夫人针黹自任，犹坐灶下生活，罕与邻里相接，



刘盼遂

学校虽有宿舍，喜株守家园而不居也。君之生活以自苦为极，然喜购书，所有积蓄，均寓之于书，上虞罗氏所印金石丛书，日本佛教文化史迹，收藏颇备。尤多明刊秘本，如《大明会典》、明清《实录》、明代佳趣堂、寒山堂、奇字斋家刻善本《世说新语》《王右丞集》等书。至其所藏南宋刻本《十三经》，最为人所羨称。乃君纵横置于密室之中，虽深自珍藏，亦不甚爱惜。余虽嗜书，而所得者多人舍我取，断简零篇，明清稗乘以及汉魏砖石残刻，但喜装潢列诸架上，以为美观。每有所得，必举以视君，互相鉴赏，君以余嗜书，亦时相馈，并以同学蒋秉南兄所赠石章，举以相贻，今尚藏诸棧中。君以年老，嘉书难得，生活乃稍自从丰，辄喜吃肉，每向〈相〉过从，则同饮于

四川饭店及镇杨食堂中，炙鱼蒸豕，甘之如饴。亦喜植花木，庭中苔岑不除而盎然成趣。六六年秋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余于八月二十一日晨，访君于其保安寺寓庐，时夜雨初过，君院中所植盆荷正开，荷叶迎风，花红映日，晨露如珠，挂花及叶上，红艳欲滴；而余家中陈翔鹤君所赠蕙兰，含苞待放，清香扑鼻，乃邀君至余家看兰花，酌以清酒，君饱餐而归。当时余有句云：

朝看芙蓉映朝霞，暮看兰蕙茁新葩；

握手言欢从此去，建国门外即天涯。

孰知竟成讖语。八月二十三日余受冲击，君遂以自沉，卒年七十有一。是月之晦，日下西春，余潜赴西城，过君保安寺之旧居，则见夕阳在墙，板扉洞开，出入无人。犹闻笛声，《广陵散》自此遂绝，无异读潘岳之《怀旧赋》也。

凡此诸君，皆余总角之交，一旦先后流逝，如同薤露；又兼老来有丧偶之凄，低首徘徊，梦寐依依。然远观前程，无限美景，逝者往矣！作为殷鉴，此余所以记清华四同学也。

一九七六年六月八日

【谢国桢《瓜蒂庵文集》，沈阳：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9月版】